

#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情与爱 ● 丛书

四川文艺出版社

卢君 著



惊世骇俗才女情

# 庐隐

庐隐的丈夫郭梦良



刻时人困惑  
铭骨的不脱俗  
不解的情爱女

# 庐 隐

京世骇俗才女情

●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丛书  
● 卢君 著  
● 四川文艺出版社

KB25  
1128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王馨钵

封面设计:徐永生

版式设计:邓小林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丛书

惊世骇俗才女情——庐隐的不了缘

总定价:80.15 元(共六册,本册定价:14.60 元)

---

编著者 卢 看 ISBN7—5411—1175—9/1 • 1095

1995 年 3 月 第一版 199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7000 册

印张 12.75 插页 4 字数 195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

庐 隐 ● 卢 君 著



●庐隐像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

庐 隐 ● 卢 君 著



●庐隐像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

庐 隐 ● 卢 君 著



●庐隐与李唯建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

庐 隐 ● 卢 君 著



●郭梦良(庐隐的丈夫)1923年与庐隐结婚,1925年病逝于上海。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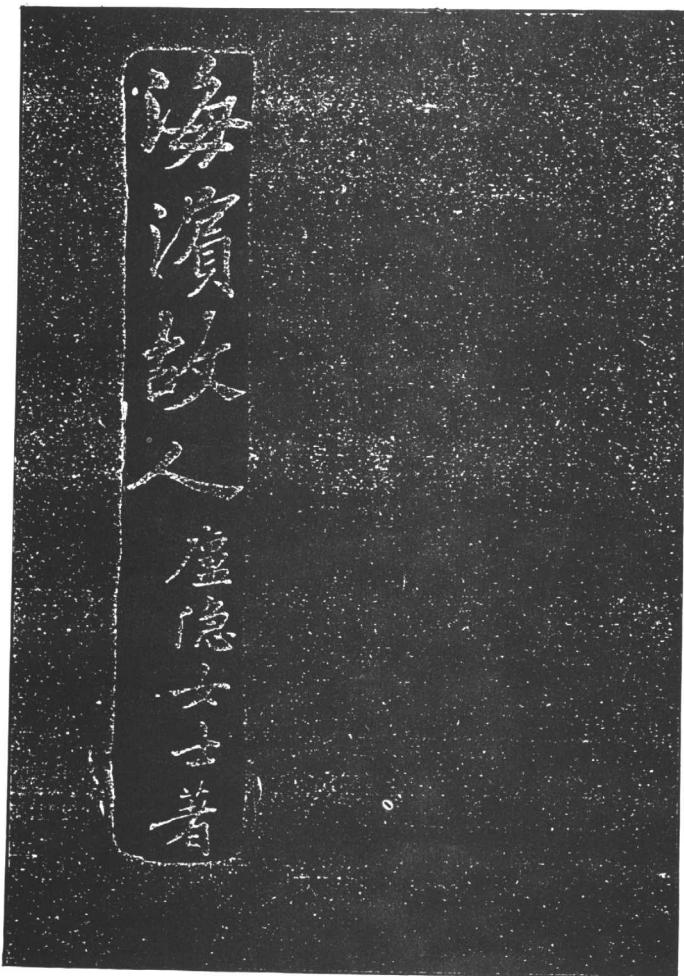
庐 隐 ● 卢 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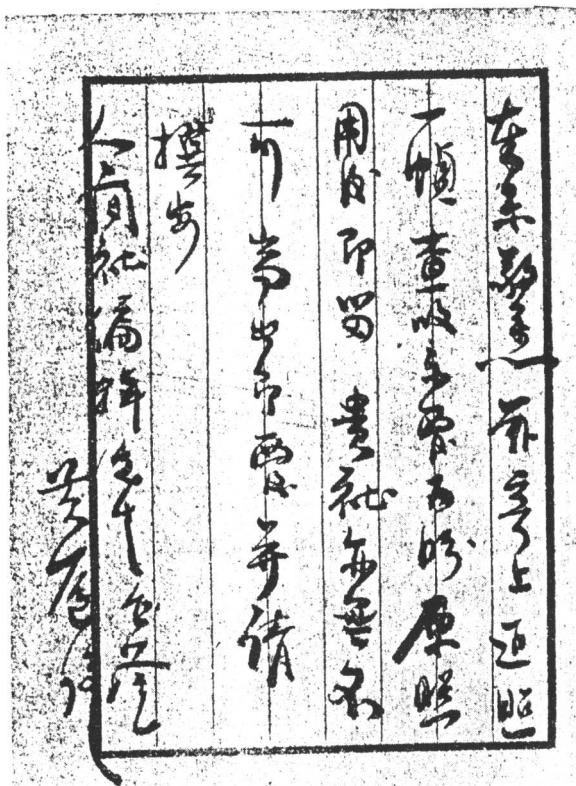
●庐隐全家合影(左为大女儿,中为李唯建,庐隐杯中为小女儿李瀛仙)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

庐 隐 ● 卢 君 著



初版本书影 一九二五年七月,商务印书馆



庐隐一九三四年致  
《人间世》编辑亲笔信

# 丘比特与缪斯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情与爱丛书》总序

陈漱渝

在法国历史上，有一位“不孚众望”的皇帝路易十五。他的一生经常受女人影响；特别是他的情妇蓬巴杜尔侯爵夫人和巴利伯爵夫人，甚至影响到他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决定。在西班牙历史上，也有一位伊萨伯拉二世女王。她的情人中有一位年轻军官弗郎西斯科·塞拉诺，先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成了她的叛逆者和西班牙的独裁者。恩格斯在《流亡者文

献》一文中说，如果掩盖这些绯闻和隐私，全部法国大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现代西班牙历史就会成为一部伪造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影响历史进程的女性。鲁迅在杂文《阿金》中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招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据我的理解，鲁迅这番议论主要反驳“女人祸国”的传统谬说，不赞成在男权社会里把兴亡的责任都推在女性身上；而决不是说夏桀、商纣，周幽王的荒淫不会加速其政权崩溃，也不意味着西施、王昭君、杨贵妃的婚恋与政治无关。社会兴衰的基本原因无疑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但历史人物的性爱关系也会对此产生或隐或显、或小或大、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提到“性爱”二字，人们不禁感慨万千，因为这是一个长期被亵渎的字眼。据考证，“性爱”这个词系由希腊字“eros”即——“爱”演变而来。“性”，当然包括异性的吸引、官能的快感；而“爱”还包括精神的共鸣、心灵的契合。英文中没有一个词能专指广义的情爱，所以常常使用“性爱”、“性爱倾向”二词。恩格斯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

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友情、舍己精神等等”，是“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是“纯粹人的感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231页）不幸的是，“性爱”的涵义常常被解释为纵欲、色情，染上了一层污秽的颜色。基于这种状况，我们研究“性爱”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恢复这个词汇的原始与纯净意义。

在唐代以前，中国人对性爱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坦诚开放的心态。东汉的“八乳镜”，新疆呼图壁县的岩画，西藏的蛙与蛇石雕，以及出土文物中的玉男根、石男根……都是古代性崇拜的象征。《诗经》三百篇中，有不少大胆炽热的情歌，在孔夫子看来都属于“思无邪”的纯正之作。就连孔夫子本人，也是他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氏野合的结晶。在孟夫子眼中，“男女居室”是“人之大伦”。齐宣王之所以勇于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好色”，跟孟子性观念的灵活不会毫无关联。据《战国策》卷二十七《韩策》记载，秦国宣太后接见韩国使臣尚靳时，竟以自己跟丈夫做爱的姿态做比方，使后代的道学先生读起来为之瞠目结舌。汉武帝时，守寡的平阳公主可以跟左右商议重新择夫事宜；武

则天时代，女儿太平公主竟能够大胆为母亲介绍情人。大臣朱敬则劝谏武则天不要宠幸太多的男色（面首）时，这位女皇帝不但没有恼羞成怒，而且“赐彩百段”以为奖励。本世纪初在敦煌鸣沙山藏经洞发现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更是白居易之弟白行简撰写的一篇惊世骇俗之作，为研究唐代的性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到了宋代，中国性文化经历了一个转折期。自宋儒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近思录》）的伦理观之后，中国人的性观念愈来愈被禁锢，愈来愈趋于病态。不过，与此同时，宋朝也出现了君臣同狎一妓的风流韵事（如宋徽宗与周邦彦同恋李师师）。提出“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宋儒朱熹却纳尼作妾，成为哄传一时的丑闻。人们从这些事例中识破了道学的虚伪性，看清了纵欲主义与禁欲主义其实是孪生兄弟，或者说纵欲主义是禁欲主义的反动。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性爱关系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文艺领域中表现得更为多姿多彩。

性爱对文艺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给作家以一

种内在推动力，促使他将澎湃的激情化为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我们反对无限夸大和恣意渲染性爱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影响，不赞成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割裂开来。我们同时也清醒地看到，由于作家的主体精神价值取向不同，性爱在作家创作动力系统中所占的位置和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然而无论如何，性爱毕竟是创造意识和创造力萌发的动因之一。正是对夏绿蒂·布芙的疯狂的爱以及这种爱无法实现而导致的苦痛，促使歌德创作了影响一代浪漫主义小说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正是经常为灵肉分裂所困，促使纪德在作品中毫无隐讳地宣泄自己的苦闷，以致他的作品长期遭到天主教当局的查禁。在谈到青年时期的情人吉西·钱伯丝时，劳伦斯动情地说：“我写的每一点都是为了她，所有我的诗都属于她。当我写下一点新的东西时我就问自己：她对这些会有什么看法？”难怪乎希腊俗谚说：“爱神（Eros）呵！你是统治诸神和人类的暴君！”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艺术千古不衰的永恒主题。性爱对文艺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为作家提供了至为丰饶的素材。夏绿蒂·勃朗蒂对已婚的老师海格先生

的单恋，使她的小说《教授》、《小城》、《简·爱》都映上了自传色彩。狄更斯少年时代的恋人玛利亚·毕德内和他那位早夭的小姨子玛丽·霍加斯，成为了《块肉余生记》中朵拉和小妮尔的原型。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部分素材即撷取于他的情人露易丝·科莱。她跟福楼拜分手之后写出的小说《他》，曾经在法国引起轰动。小仲马塑造的著名人物茶花女——玛格丽特·戈蒂埃，其实就是他热恋过的高等妓女玛丽·杜普莱西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此类事例也不胜枚举，冯沅君的《春痕》，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萧乾的《梦之谷》，洪灵菲的《流亡》，柔石的《疯人》，蒋光慈的《弟兄夜话》，郁达夫的《沉沦》，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都有作者本人婚恋生活的投影。郭沫若的小说，不少采用了自叙传体式，留下了他自己称之为早期的性觉醒记载和婚恋经历——如《叶罗提之墓》反映了他的恋嫂情结和恋物癖，《残春》则是他与安娜初恋经历的艺术再现。茅盾小说《虹》中的事件虽然跟他个人的经历完全无关，但素材的提供和构思的形成都得益于他的情人秦德君。这是作家婚恋生活影响创作的又一特殊形式。

由于性爱对创作的不可低估的影响，致使探究作家的婚恋生活成为了打开作品秘库的一把钥匙。有些作家的杰作之所以在他生前不能完全被理解，就是因为读者无法知道这些费解的作品是如何写成的。比如不了解拜伦与玛丽·柴伍斯（Mary Chaworth）的恋情，就难于准确捕捉他一八〇三年至一八一一年这八年间诗作的主题。不了解雪莱的两度婚姻，多次恋史，以及他的自由恋爱观念，阅读他的名作《西风颂》《给云雀》也就如同隔靴搔痒。胡适的新诗《别赋》、《西湖》、《怨歌》、《秘魔崖月夜》、《暂时的安慰》等篇，长期以来无人能解，直到近些年他与曹诚英缠绵哀婉的恋情曝光，诗中的暧昧不明之处才迎刃而解。可见作家的真实形象虽然首先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但出于正确动机和健康趣味研究作家的情感历程和私人生活，对于进一步理解他的作品是有裨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谈到性爱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无法回避可不可以描写性爱以及如何恰如其分地描写性爱这一极为敏感、现实意义极强的问题。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构成了人类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